



## 编者按

年年清明，今又清明。清明节快到了，这个中国古老而传统的节日，不仅与哀思、泪雨联系在一起，也被给予了春天的活力与生机、希望与成长。本期我们特别精选了几篇追思烈士、亲人、友人的文章，以文寄情，慎终追远，缅怀先辈。

## 台儿庄烈士丰碑

文 / 郑学富

台儿庄烈士陵园内松柏苍翠，白杨高耸云霄，1325名牺牲于淮海战役的烈士长眠于此。

在一排排烈士碑的前面，有一座用石块砌起来的烈士墓，这里面安葬的是一位年轻的老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副团长朱涛烈士，人们称之为“红军墓”。

朱涛于1914年出生在湖北阳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是一名赤卫队大队长，受其影响，朱涛15岁就加入少先队员，16岁加入共青团，17岁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全国抗战爆发后，他任新四军特务团团长，率领部队与日军浴血奋战，坚持抗战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他率部转战苏北鲁南。在鲁南战役中，他与战友用机枪击落一架敌机，但他却被敌机击中，身负重伤。后来朱涛伤未痊愈，再三申请，又重返前线，调任华东野战军四纵十一师三十一团副团长。1948年冬，他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经过七个昼夜的激战，拿下曹八集。黄伯韬兵团被压缩到东西不足十里、南北不足六里的碾庄地区。1948年11月12日起，他日夜不下火线。11月18日凌晨，他在团部值完夜班，准备吃早餐时，突然又有炮声传来。他立即放下碗筷，重返最前沿阵地，在带领全团夺取碾庄寨门楼的激战中，一块弹片击中他的头部，壮烈牺牲。1951年台儿庄烈士陵园落成，朱涛烈士的遗体迁葬于此。

有一年，我曾到位于徐州的淮海战役纪念馆参观，展室里陈列有朱涛烈士的照片和遗物，讲解员介绍了一段感人至深的寻亲故事。

朱涛牺牲20多天后的1948年12月15日，一个男婴降生在人间，他就是朱涛烈士的遗腹子，母亲为他起了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朱海涛。

由于家境贫寒，朱涛牺牲后，没有留下一件像样的纪念物品，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朱海涛长大后，知道父亲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他不断地在脑海中勾勒着父亲的形象。曾几次想前往台儿庄烈士陵园祭奠自己的父亲，可是由于各种原因均未成行。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朱海涛也结婚生子，孩子也一年年地长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挥之不去的思父情结日益加重。朱海涛说：“我要让儿子来看望他的爷爷，让他知道爷爷是为新中国而死，让他永远记住这里有他的爷爷！”

在一个夏天，朱海涛带着儿子踏上了祭奠父亲的行程。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内，当工作人员把朱海涛父子领到了朱涛烈士的遗像前时，祖孙三人终于“团聚”在一起，跨越几十年的思父之情瞬间喷涌出来，朱海涛拉着儿子扑通跪在地上，泪水夺眶而出，面对着父亲的遗像，哽咽无语。

在台儿庄烈士陵园，朱海涛领着儿子跪在父亲的墓前，深深地磕了三个头，献上一束洁白的鲜花，满含热泪说道：“爸爸，儿子来看您了，您孙子也来了，今后您的重孙也要来，世代代、祖祖辈辈记住您的光辉业绩。”

在清明节前夕，我又一次来到朱涛烈士墓前，献上一束鲜花。

步出墓区，来到前面的英雄广场，广场中央耸立一座气势雄伟的烈士纪念碑，正面镌刻毛泽东手书“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背面为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撰写的碑文，碑座四周为汉白玉浮雕，前来敬献花圈的人群络绎不绝。

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想起了朱涛和朱海涛一家的故事。

恩师李光羲：  
做好人写好歌

文 / 谭波

3月13日22点56分，著名军旅作家孙华伟突然给我发来了著名歌唱家李光羲先生唱遍海内外的经典歌曲《祝酒歌》。我忽然心里隐隐有些不安，立马给他的女婿——著名画家冯庆打去了电话，问候恩师李光羲先生的身体情况。冯庆告诉我，93岁高寿的李光羲先生于当晚去世了。

我内心顿时一震，悲痛袭来。恩师李光羲先生教诲、关爱我的许许多多往事浮现在了眼前。

2017年10月4日是中秋节，也是恩师李光羲先生和师母的钻石婚纪念日，当天我是唯一被邀请到家里的客人。我去之前的头两天，他就给我发来了短信。等我那天到达时，老师和师母还早早地等候在小区门口。结果我发现，从接我的地方到他们家要走很远的路。我当时心里既充满了敬意也满怀愧疚，当时老师已经是89岁的人了。

2019年5月，我听说老师因为受伤腿脚有些不利索，便再次去拜访看望了老师，当时《人间真情》摄制组也想拍摄他的纪录片。老师见我们去了，非常高兴。当我问起他的脚伤情况时，他一带而过，只满脸欢喜地问我有什么需要他做的事情。我便把已由施咏之先生谱曲的《走在长安街上》歌词，请他过目和指导。他看了非常高兴，马上在曲谱上题写了“祝颂歌传唱中华大地。”

他说：“孩子，你这首《走在长安街上》歌词就是《北京颂歌》的姊妹篇，我唱《北京颂歌》已经40多年了，一直在等新《北京颂歌》。你终于把歌词写出来了，写得好啊，要不是我这腿脚不听话，我也去录一版，留个纪念”。我当然多么希望老师也录唱一版啊。接着他问我，谁唱啊？我说将由著名歌唱家阎维文老师演唱。老师听了非常高兴，谦虚地说，“好啊，阎维文老师是位大歌唱家，他唱是非常合适的”。

这两年，因为疫情，我很少和老师 and 师母见面，但老师对我的歌词创作依然非常关心，他经常用短信指导我的创作。其中两条短信让我受益终身，我时刻铭记在心：

“谭波，你的歌词从形式上看是短歌体，不好谱曲，没能给作曲家一个起承转合的抒发余地，而过去流传的民歌，都是长期经老百姓随口哼来的小调传下来的，你要千锤百炼。”

“收到歌词，我忽然想到是不是歌谣体看似简单实则难写？所有民歌全是经千百年不断传唱，不断完善顺口好听的留下来的，你要在这方面下些苦功。”

2020年11月和2021年7月，当得知由我作词、著名作曲家胡旭东作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王传越演唱的歌曲——《我们跟你走》入选中宣部“学习强国”建党百年“唱支山歌给党听”100首展播歌曲，还被中宣部“学习强国”、广东省广播电视台和太平洋影音公司收录出版为“建党百年新时代红色经典歌曲”红色胶片珍藏版；歌曲《我们跟你走》先后荣获了2020年中国音协“听见中国听见你”四川省优秀推选歌曲、2020年四川省文联、四川省音乐家协会“颂歌百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题歌曲创作优秀作品奖后，他分别给我发来了祝贺短信，其中一条短信，让我常常热泪盈眶：“谭波好久不见，我也老啦！祝你幸福。”

如今恩师李光羲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给我留下的那些教诲和他的德艺双馨，我会时刻铭记在心，我会把他的风范好好传承下去，像他给说我的那样：“做好人写好歌。”

## 清明，看见母亲

文 / 贾春婷

融融的春风里，街边小店前的纸钱、香烛又在眼前晃起来。清明节到了。

那年，此时，乡下正是冰雪消融、满路泥泞。一大早搭了车赶往乡下，下了车，径直向母亲的坟地赶去。

通向坟地的路七上八下，错乱歪斜的脚印更让我们行走艰难，我们时而在狭窄不平的田埂上左扭右摆，时而陷进稀湿的泥沼里。一路走来，满脚泥泞，浑身是汗，真是体验丰富。

田野里依然萧瑟枯败，低洼背阴处积着一团一团冰冷的雪，路边的老鼠洞口还封存着龟甲似的土壳，新鲜的湿土还没有被扒出来。阳光却很明媚，风吹在脸上像暖暖的吻。

大哥说，春耕就要开始了。远离村子的荒野上，东一处老坟、西一处新坟凸起在黄褐色的土地上，到处是燃过的纸灰和新摆的祭品，寂静的原野上飘散着淡淡的悲愁。我们为母亲烧了很多纸钱，在她的坟头插了一把鲜艳美丽的花。风吹来，花枝轻摆，纸灰游离，烛香袅袅，似是母亲轻柔的问候，但愿母亲能感知到我们的到来。

祭奠了母亲，我们原路返回。难以置信，只几个时辰，轻薄的春风和柔和的太阳已催赶着春天的脚步迈过了泥泞。稀湿的路面竟然干爽得多了，阴洼处、沟渠里的积雪已消解得支离破碎。路旁低洼处汪着一摊摊雪水，路面上流淌着一股股细小的溪流。

大哥告诉我们，早晨还是湿的地块，下午，地表便风干了，再过两三天就能播种了，再过一个星期，野椒蒿、野芹菜、野蒜苗之类的野菜就从地上冒出来，满树的枯枝也展出了新叶。也许，还会有寒流袭来，但是，过了清明，春天的脚步就越来越快，乡间原野很快就会春潮荡漾，令人沉醉起来。

打开家门，和暖的阳光与轻盈的风撩起一股沉重的霉味渐渐散开。油腻的贴画、笨重的木柜、锈迹斑斑的洋铁炉子、陈旧的木条筐还停放在原地。当年母亲与我们睡觉的屋子里满是老鼠洞与鸟屎，土炕已经塌陷，屋顶残破不堪，墙角蛛网盘结，那面斑驳模糊的圆镜子依然挂在墙上。

母亲在这里，养育了我们8个子女。她48年前离开父母后就未曾再见面，在侍弄几亩薄田、几只鸡、几头猪的日子里，将自己彻底变作一个农民，却努力将我们从田地里推搡出去。在我们一步步走向自己的世界，准备以体面的生活补偿她饥困劳累的身子时，她却永远睡着了。高小毕业生的骄傲、建设大西北的豪气、年年岁岁的期盼一并埋在挥锹劳动、拉扯儿女的岁月中，变成了我们无尽的哀思。哦，这破落的院墙门窗，这枯了又绿、绿了又枯的园子，处处是她的影子。似乎，她就站在那里，等着我们……

那个清明的前夕降了雪，清明踏青成了踏雪迎春，但那一天，天高云淡，轻风徐徐。站在通向母亲坟地的一处高坡上，看着那棵曾经的小树，那条时常汨汨流淌的水渠，一片片等待播种的田地和一座座房屋，暖暖的乡情、淡淡的哀伤涌上心头，思绪万千。

清明回家是一场没有尽头的约定，是一个永远醒不来的梦。